

漓江出版社
《萌芽》杂志社 选编

韩寒《一座城池》 张悦然《纸鸢记》

顾湘《小猫》 李海洋《乐器》

谁将成为《萌芽》的下一个神话

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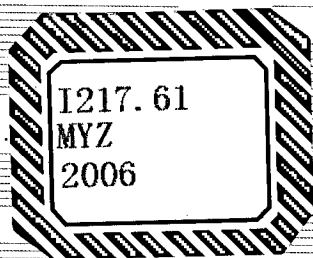
马中才《我们恋爱吧》 李爽《拐弯的夏天》

薛晓玮《苏城日记》 噫死爱肚《于飞和燕好》

《萌芽》2006 年度佳作
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蔡骏、李海洋……成名于此

《萌芽》2006 年度佳作

萌芽杂志社 选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萌芽》2006年度佳作/萌芽杂志社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7.1

(中国名刊2006年度佳作系列)

ISBN 978-7-5407-3837-2

I. 萌… II. 萌…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47242号

MENGYA 2006 NIANDU JIAZUO

《萌芽》2006年度佳作

选 编 者 萌芽杂志社
责任编辑 胡子博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徐 明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863978 2821573
传 真 0773-2821268 2802018
电子邮箱 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泰山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80 1/16
字 数 348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8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3837-2
定 价 2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卷前小语

韩寒说要中奖，于是就中了奖；韩寒说要有鬼，于是就有了鬼；韩寒说起火了，于是就有了火。特立独行的韩寒兴致盎然地建造着属于自己的小说城池。（《一座城池》）

张悦然说：西比尔是神的孩子，在她十四岁那年的某个夏日，她看见带刀的天使像纸鸢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纸鸢记》）

顾湘则固执地认为，心爱的小癩猫走失后，每一团蠕动的阴影都可能是猫。在寻猫的过程中，她甚至碰到了一列像猫的火车……（《小猫》）

童年的相亲相爱，少年的孤独，青春的叛逆，情感的冲动与迷茫……李萍和阿鸣在成长的阵痛中，各自都有一个无法逃避的拐弯的夏天。（《拐弯的夏天》）

有人说，真正的悲伤是全身的每一处皮肤都可以流泪却不发出任何声音。卫城祠的金城之恋就像徐蕊的爱情一样如优花盛开……（《金城之恋》《优花的盛开，在夏天》）

《萌芽》鼓励年轻人不拘题材、不拘形式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召集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年轻作者。本书从《萌芽》2006年度发表的200多万字的优秀作品中，精选出韩寒、张悦然、李海洋、顾湘、李萍、小饭、马中才、噎死爱肚、朱婧、薛晓玮等36位作者的37篇佳作，集中体现了《萌芽》在本年度原创青春文学方面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2006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2006 中国年度中篇小说
2006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2006 中国年度诗歌
2006 中国年度散文
2006 中国年度杂文
2006 中国年度随笔
2006 中国年度散文诗
2006 中国年度小小说
2006 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2006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
2006 中国年度故事
2006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2006 中国年度童话
2006 中国年度少年作家作品
2006 中国年度幽默作品
2006 中国年度优秀小学生作文
2006 中国年度优秀初中生作文
2006 中国年度优秀高中生作文

中国名刊 2006 年度佳作系列

《萌芽》2006 年度佳作
《新周刊》2006 年度佳作
《中学生阅读》初中版 2006 年度佳作
《中学生阅读》高中版 2006 年度佳作

目 录

第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品选登

我的阴阳两界·冯 霖 (001)

苏城日记·薛晓玮 (004)

人为什么总在仰望·马晓晨 (009)

鳃·徐珺蕊 (012)

韩寒新作

一座城池 (节选)·韩 寒 (016)

小说盛典

纸鸢记·张悦然 (029)

乐 器·李海洋 (039)

小说家族

乒乓的38度8·徐 璐 (046)

于飞和燕好·噎死爱肚 (060)

捉小的蓝色·陈吉文 (076)

D调的华丽·仇晓慧 (090)

我们恋爱吧·马中才 (103)

情 事·吕昕星 (113)

那年的情书·庞婕蕾 (126)

拐弯的夏天·李 萍 (137)

优花的盛开，在夏天·徐 蕊 (150)

金城之恋·卫城祠 (165)

谁怕谁·江南山阴 (180)

Y 世代的部落格

李明为你讲个爱情故事·李 明 (194)

李明为你讲完上一个爱情故事·李 明 (201)

小 猫·顾 湘 (207)

虚构之刀

寻找苏三·潘 瑾 (215)

红粉·致命胜利·冬安居 (224)

青春心事

此去经年·胡 涵 (235)

寻找我们的位子·丁怡萌 (249)

小磨咖啡

曲未终，人未散·豌 豆 (255)

山海经·宋静茹 (261)

一 梦·刘莉娜 (263)

我说我在

卡特里那·左 边 (267)

校园清泉

蜕下那段青葱岁月·七七小巫 (272)

肖念·李铭 (284)

毕业不分手·黄璐 (292)

大牌档

我打电话的地方·小饭 (294)

我打电话的地方·苏德 (300)

一梦三四年·霍艳 (303)

亲爱的小孩·西西公主 (308)

天人不寂寞·朱婧 (312)

我的阴阳两界

冯 霖

一百年后，也许人们会这样描述现在的学校：专门训练人磨屁股的场所。说到磨屁股，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开会，听报告，都是磨屁股的事儿。一个人，如果连屁股都捺不下性子去磨，就会给领导以浮躁、不老实的印象。所以磨屁股要从娃娃抓起。这大概是中国人多痔疮的原因之一吧。

公元2005年，马飞上高二。我就是马飞。一上高二，就面临分文理科的问题。即让你选磨哪一种屁股。文科背得多，磨下面。理科则是磨上面：脑子。马飞当初选的是文。其实我本来是要学理的，及至某日看到北大某博士一篇文章，开头就援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然后一口咬定学文是劳心学理是劳力。我想，还是治人吧。就报文。说实在话，文科班就是比理科班好。文科班女生从质量和数量上都远甚于理科班。如果再有哪位女生垂青于马飞，也许他就不会又转理了。

报文后一个月，在一次政治课上，袁老师（男性，中老年）突然唤起正在睡觉的马飞，也就是我，让他回答人的两项基本活动是什么。我睡得正香呢，突然被同桌（女性，脸上略带雀斑）踢醒，迷迷糊糊地站起来张口就答：

“食色，性也。”

班上哄然，后排几个哥们还给我鼓掌。妈的，这不是要我命么！——正确答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袁老师脸部肌肉一抖一抖的，喘了一会之后摆摆手让我坐下，没再说什么。我就坐下，也不说什么。

又是一次习题课，一道选择题说：基因工程体现了什么？答案是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老师挥着手中的卷子说：知道基因工程到底是什么是没有

用的，重要的是记住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后见着了这一类题都要这么答，这就叫举一反三，懂不懂？

马飞想，还是学点“没有用”的东西吧。

就又转理。

二

转理时，马飞又遇到了麻烦。

我的这个学校一直重理轻文。所谓由理转文易，从文转理难。

果然，年级组长抖着手说：“这个文科生想转理嘛，难。以前又没有先例，这个没先例的事情办起来就更难。”这句话不知怎么地传到老谋子耳朵里，还用到了新片《千里走单骑》中。对不起扯远了。

我连忙说这是我慎重考虑的结果我发现我根本不是学文那块料张口就是政治错误以后要真学文没准成了文化流氓姚文元第二那可是给咱们陕西人民丢脸啦您还是答应了吧。

后来年级组长答应了，不过得考回试，数理化。这就难不倒我了。我就坐在办公室答，年级组长坐我对面盯着看。事后她对其他老师说：这小子做题真TM快，和小日本一样疯狂。一改，分数和理科实验班中流相当。

马飞就这么进入了年级最好的理科班。

三

王小波有一部中篇，就叫做《我的阴阳两界》。一个阳痿男人的故事。治疗好叫阳，未治好叫阴。我是报文时为阴，学理为阳。从书中看，王二（那篇小说的主人公）一点也不留恋阳痿时的“阴”。而我，在踏入阳的一面后，又对阴增加了好感。——这就叫做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更符合国学中的阴阳学说。

学理科，好处在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道题，正确与否拿出笔纸算一下就可判断。是对是错，不是哪个人光凭嘴能说了算的，不像孟夫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然后认为自己做得事事都对，谁要说个不字，就说他是“禽兽非人哉”。还好没让达尔文听到。

所以，像我这种头脑简单的还是适合学理。可是学了几个月，马飞又受不了啦！

这回我不是对课有意见：课倒是越学越上劲——看来我天生一个“治于人”的命。我是对同学有看法。

一下课，满屋子人动都不动，连个撒尿的都没有，敢情是攒上半天的一次解决？只有我，怪物似的拿出本《万历十五年》之类的看看，后来只敢看看《江村经济》——也就这本偏点理。

还有一次，一个同学（男性，一脸青春痘）跑来问我：“咱们国家让同性恋结婚了？”我吓了一跳：“没有哇！”

“那为什么钱钟书的伴侣是杨什么先生？”然后不等我吐血就恍然大悟，“噢原来钱钟书是一女的呀！”

开始怀念学文时和同学们讨论《宋诗选注》的美好时光……

距离产生美啊！

四

一个人的时候，我爱看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从他那里可以得到“吾道不孤”的感受。那家伙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嘛：学理的出身，干写作的勾当。

也像那个“围城”的譬喻：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想进来。而我，正站在那城墙头。

（原载《萌芽》2006年第三期）

苏城日记

薛晓玮

一 苏城

苏城像一本旧书，被安静地遗忘在某个角落，有蜿蜒的水，河道迟缓，草儿飞长。旧城里，沿河低矮的房屋，乳白色的墙上有一块块斑驳的水印，灰黑色的吊角屋顶，屋檐底下依稀燕窝的痕迹，而燕子大概早已飞散在久远的年代。旧历年里头老人家挂在门梁上的纸糊的灯笼，在早春丰沛的雨水里退却了大红的颜色。我站在石砌的河岸上，眼前的水，零星地带着点黑，却全然没有被污染的味道。以前在这水道上，乌篷船来往穿梭。水风凉的早春，泠泠的雨一下，总也会有些性情浪漫的人或是独自或邀佳人坐上这船，撑起油纸伞从头到尾走一回这翡翠样的绿水。一直向前看，没有多少的桥，人们把新城与旧城用一水相隔，让苏城的昨天安静地居住在原地，独自享受着时间的洗礼。走在苏城里我总也会想起余秋雨说的，就在美国举国欢庆两百年独立日的时候，我们苏州已经悄悄地过了它两千五百岁的生日。苏城虽怎么也不比苏州，但它也依旧带着灵秀而古朴的气质，保持着一份原始的和谐，说着吴侬软语，对于一切娓娓道来。以前苏城里年轻的女人总是穿绣花软底鞋，走起路来从不带什么声响。倒是那些绾着髻、三五成群坐在弄口谈天的妇女，叽叽喳喳，喋喋不休。午后一道道金色顺着慵懒的阳光落在她们圆润略带皱纹的脸上，我似乎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十年或者更久以前她们的颌首羞昵。我希望她们仍能像六七十年前的人那样，笑嘻嘻地大声问一句，大姑娘从哪里来？大姑娘慢走些。我可以答她们，我从水上来。

在我的身体里存在着对苏城与生俱来的亲近与忠诚。在童年时光里外婆哼唱的歌在苏城夕阳潮湿的暖风里慢慢发酵，在某个熟悉的街角巷末带着令人无限怀念和暧昧的气息，拂面而来。一些曾经在无忌年月里的林林总总，

总是在我沉静或浮躁不安的时候像30年代的无声胶片，有着黑白分明的色调，在眼前反复地演。它们是那么地生动鲜活，带着平稳的一呼一吸。陆小羽跟我说过，人的童年应该是明媚而毫不张扬的。我很庆幸有我的苏城。黏湿的风和丰沛的雨水，苏城一直怀着一种温润而古朴的情调，保持着安详、怡然和清淡。苏城头上的太阳灿烂但绝不毒辣，水绿不见底但绝不浑浊，苏城人的日子过得清风白水但绝不单调枯燥，苏城里的总角^①时光明媚但绝不张扬。

我需要—个地方能够承载我内心全部的最虔诚的信仰，能够拥有一种如同边城—样毫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片土地应该是质朴、干净和纯粹的。我—次地说，我很庆幸，我遇见了苏城。但是我又是那么地寂寞。我急不可耐地渴望—个合适的倾听者，听我喋喋不休地讲述我对于这座旧城的依恋，听我说它的沉静与隐忍。我更加地渴望—个同龄人，用—种最干净最纯粹的感情来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要对他说我的幼稚、迷茫、坚定和固执，还有我内心深处—直深藏着的萌动的思想和躁动不安的念头。我喜欢看陆小羽在阳光里舒展的笑容，喜欢他看苏城的神情——陌生但是专注。他也许就算是我—直渴望的人——能够让我把心中所积压对于生活全部的热爱与愤懑不满通通倾之而出，得到—种灵魂的轻松和解脱。我是那么喜欢他。然而这却是一种寄附于人性而绝非两性意义上的感情。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我和我们—代眼中的某个世界是那么的干净而和谐，某种相互维系的感情能够如此的简单而纯粹。

二 我已不忧伤

在我和陆小羽要离开苏城的时候，终于有温和的雨水贴到我身上。旧日的苏城以它最为亲切的形式与我握别。在雨水和黏湿的风里，路上巷角没有人躲避，没有任何措手不及的慌乱。—切依旧是安然如初，依旧是跟着祖祖辈辈—直延续的不急不缓的步调，保持着独一无二的恬淡与安逸。

陆小羽拉着我沿屋檐底下跑。我是多么希望那些在弄口谈天的妇女能给我说，大姑娘，慢走些。这雨水干净着呢！我不知道还能有多少时间，让我对着隐居在南方的城市孤单地诉说我的虔诚；还有多少时间能让我 and 陆小羽

① 总角，儿童头发向上分开梳成髻。《诗经·卫风·氓》中有“总角之宴”的说法。后总角泛指幼年或童年。——编者

平心而坐彼此用最真诚的话语来抒发同龄人之间共有的苦闷，来彻底地释放积压在心底的抑郁。这干净的雨水紧紧贴在我身上，彻底地吮吸着我每一个细胞里的污浊和混沌，试图唤醒我的被迫沉静下来的躁动不安的青春。我在一路上向前跑。身后的陈旧的木船静默在水上，目送着我们像是蓄意良久的一场挣脱或是逃亡。我现在是不是在离弃这熟悉的乳白色的墙，上面斑驳的水迹像是尚未破解的远古的图腾；我是不是在离弃轻流至今的绿水，它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洗涤过我近乎被圆滑世故弄脏的灵魂。

陆小羽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我，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离开这个狭小而陈旧的城市？是不是在当我们被怜悯地赐予一张通知书而欢呼雀跃、喜极而泣的时候，我们原本那疲惫不堪的灵魂就能够得到超度？那个时候的我们是不是再也不会被任何生活在摩登城市里的人瞧不起，我们就能够挺直腰杆儿做人，做回真实的自己？然而那个时候我们还有真实的自己吗？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救赎？

我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想通了。我本来以为我能够做到平心静气去走这三年，不要忧伤。但是，无论怎样安抚，都无法熨平心底的褶皱，无法平息狂起的波澜。我不确定，我以及我们这一代是否都带着一种特有的迷茫在生活，我们是否一定要在一种落寞的抬头低头和无休止的伏案中去迎接一份过于劳累的成长，拿我们全部的时间全部的青春去进行一场精心准备的赌博，为了去兑换那构想中的尚未到来的荣耀。然而又有谁能告诉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归还我一个平等的机会。光怪陆离，纸醉金迷，我的确需要一种物质上的资本让自己在别人的妒羡声中成为她的唯一的骄傲。每天我在心里不停地痛骂，痛骂这一切的不公与残忍。然而最后所有的只是如同磐石一样坚不可摧的沉默。我们的承受能力是无限的——这算是一种幸运还是悲哀？我无力改变，只能屈服。我们只能屈服。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你走你的独木桥，我唱我的夕阳调。谁的孤独，像一把刀，杀了我的外婆桥，杀了我的念奴娇。”

三 一代人

陆小羽说，我们是不应该呆在苏城的人。它离我们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我始终固执地相信人的身体里应该保留这一种最为原始的安静以及对人性全部美好的渴求。我也始终这么认为——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构建出了一个也许并不近乎于完美却使自己无限热恋的地方，或许有朔北的风，或许有江南的

雨，它们在恰当的时候慰藉孤单疲惫的心，让灵魂得到舒展。人的一生就像一个圆，生命一直沿着圆的轨迹，看似向前事事难料，却又是周而复始。圆中心那片干净的土地，被紧紧隐放于整个生命过程之中。如果不离开、摆脱那近乎套板反应的俗不可耐的轨迹，去寻求一种合适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样，那片干净的土地永远也进不去。人理应让自己活得更纯粹，更简单，更真实，更有人性。

我自不量力地以为，可以见解深刻地去剖析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说，我们是特殊的一代——我们是可悲的。成长过程中的孤独把我们的内心出落得自私与冷漠。我们活得格外独立而又显得自负和无助，过分地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使我们不懂得交流与融洽。性格中的任性与孤傲已经变成了我们特有的一种气质。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每一个城市都开始萌动。新潮浮华、拜金逐利在我们尚未成年的岁月中已经深深地根植在我们身体里。我们是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的产物。不完善的教育让我们丧失了真正实践的能力，让我们对这个不公的社会产生了更多的不满和抨击；新生事物的影响让我们的一些行为与父母眼中传统的规则相悖。在全部的溺爱与娇宠之下，滋生出性格的叛逆，无数的争吵和尖锐的矛盾。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生活？我们理应是生活在圆中的人，是最干净最纯粹的；我们理应怀抱着对人生最忠实的一份热忱和希望。即使我们所看到的生活肮脏不堪到令人绝望，因为爱着它，所以相信它会不同。

梁晓声说，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特殊的一代。无论评价我们好与不好，独特的本身就是历史对我们的荣耀。

四 所谓后记

苏城和童年的外婆还有外婆哼唱过的歌，都曾经真实地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本来单纯地以为它们可以安稳地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可是它们像是不倒翁一样，压下去，却又更快地弹起来。它们是我心中最温和安逸的部分，与我那无数的愤恨不满在我瘦小的身体里相互对峙，相互纠葛厮杀。也正是这种温和和安逸以一种最安静的形式抚平了我心底突来的浮躁与不安，让我在沉静下心的时候就能意犹未尽地想念起黏湿的夹杂着青草味的空气和新鲜的风。我还是那个梳着短小马尾辫坐在外婆家门前伸出手一只两只数飞鸟的孩子。被时间剪碎的苏城泛黄的老照片，在我的总角之后拼成了一个句号，结束了我与苏城最亲昵的往来。那片闯入我生命的新城每时每刻挽救堕

落的子女——我骂它，恰恰是因为热爱，因为它充满了希望。

当我在写这些字的时候，我不时地向窗外张望。我的学校——层层葱葱茂密的树挡住了太阳，枝杈伸得很高，把瓦蓝的天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毫无规律的形状，树影大片地落在灰色的水泥甬道上，深深浅浅，斑斑驳驳；刷着蓝漆的篮球架，红绿相间显得额外土气的塑胶操场；我的窗外一到春天会是整整一大片灿灿的迎春花。在这个时间里，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这里的人轻轻地呼吸，偷偷地小睡，安静地听课，悄悄地走神儿——伏案的人，站立的人依旧如常。在我疲惫的时候，落寞的时候，还有苏城可以回想，还有外婆教过的歌可以在温柔的晚风中低低地哼唱。

我无力改变，只能屈服。

快些仰起你那苍白的脸吧

快些松开你那紧皱的眉吧

你的生命它不长

不能用它来悲伤

让该来的来 我们在这里等待

都会有的 总会好的

那些阴霾 还有未来

(原载《萌芽》2006年第四期)

人为什么总在仰望

马晓晨

从小受“人之初，性本善”的教育，受惯了，实在玩不出什么花活儿。所以，最初接受荀子先生的“性恶论”感到十二万分的敬意。别出心裁的理论得以提出，当然不是出于想要玩一把叛逆心理。荀子说：“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男人见美眉怦然心动（一般指在双方均未婚的情况下），这些都属正常，是人生来就有的欲望，可是当这种欲望不加节制时，便成了恶，所以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就在于抑恶啊！”这话说得好，恐怕孔子在世都要赞叹一番了。孔子是人吗？是的话就也有欲望。他不是想天天洗桑拿，洗完了就去春游吗？可惜的是，到死都是个未完成。欲望就是我们十分想要，却怎么也抓不住的。它高高在上，它就是我们的天堂啊！所以，圣人非圣人也。孔丘先生仰望他的天堂，荀子先生也是，你、我、他便都是了。

我这个人比较爱抠字眼儿。题目说：人为什么总在仰望？人是什么？中国古典神话中的玉帝，犹太教的耶和华，基督教的上帝。他们都不是人，因为他们拥有一切。我愿意将希腊十二天神排除在外的原因很简单，维纳斯婚姻失败；宙斯受命运三女神摆布，至今仍是个“花心大萝卜”。他们在某些方面无所不能，某些地方受外物摆布，他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神，是人化了的神。

林清玄先生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所神学院有一批应届毕业生，他们将走到世界各地做牧师。最后一堂课上，老师问：“同学们，天堂是什么样的？”并要求大家一一回答，结果越到最后，学生越是惊恐，大家发现每个人心中的天堂都不一样，甚至对自己几年的学习成果都怀疑。老师笑了，说：不一样的欲望，不一样的仰望，不一样的天堂。牧师的责任是使人类心灵美好，向往得不伪善，最终到达天堂。一直以来，我都把这个故事当作像珍宝一样。上帝不是菩萨，他们用《圣经》使我们坚信：只要信，就必得。而恰是因为不一样的欲望，不一样的天空，大家在仰望的时候，还不至于彼